

魯迅手稿選集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魯迅手稿選集

文物出版社出版

# 魯迅手稿選集

編輯者：北京魯迅博物館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印刷者：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甲種：五·〇〇元  
乙種：四·五〇元

## 編者的話

近幾年來，很多單位及不少知識青年向我館多次提出要看『魯迅手稿』，了解魯迅是怎樣創作和修改文稿的，以便從中得到教益。而魯迅生前，在教導青年如何寫作的時候，也提到應從一些大作家手稿中去尋找寫作經驗。但是魯迅手稿既作為珍貴文物保存起來，如果多次翻閱，必使手稿受到嚴重損害。為了滿足社會上的這種需要，我們選了這部分手稿影印出版。

魯迅寫作態度極其嚴肅認真，隨隨便便一揮而就的文章在他是從來沒有過的。他曾說過：『多看看，不要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時不硬寫』、『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引『答北斗雜誌社問』）。魯迅自己則是切實作到這樣的典範。他在創作任何一篇文章時，都要經過深思熟慮，腹稿打得成熟，提起筆來，就以一瀉千里之勢，全篇文章一氣呵成，所以初稿往往就是定稿。

魯迅手稿一般都很整潔，改動的很少，但當他變動一句話，更改一個字，你仔細推

敲起來，就好像增加了千百斤氣力，起了質的變化，如在『為了忘却的紀念』這篇文章中的：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在這首詩中，其中『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日記上是寫的『眼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邊覓小詩』，在寫此文時則把『眼看』改成『忍看』，『刀邊』改為『刀叢』，雖兩字之差，但更深刻地表達了魯迅當時的憤怒心情和對敵人的刻骨仇恨。又如在『死』一文中，有一句原來是這樣寫的：

『大約我們看待生死都有些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的認真了。』

後改成：

『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這樣一修改，就可以看出前者容易被人當作一句平常的話，而後者却明確地表現出它的戰鬥性和它的深刻社會意義了。像這樣用了最簡潔的

文字來表達最丰富的思想內容，正是魯迅文稿的最大特點。这样的例子，在选集中是很多的。

魯迅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他的著述是多方面的。而他的每一篇文章又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治动态息息相关，階級性、战斗性是很強的。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向反动派展開不調和的斗争，从来無所畏懼。因而反动派就更加緊了对他的种种迫害，致使他的很多著作手稿不能全部保存下來，我們在选稿時就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如此，我們还是尽量注意到魯迅战斗的多方面，以及它对現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重大意义。这里选了十六篇手稿，其中有表現魯迅和形形色色的敌人進行斗争，表現魯迅和青年的關係，歌頌革命者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及表現中苏友誼等的各方面文章；在文章体裁上則包括雜文、小說、散文等等。

魯迅生前是最關心青年寫作的，凡是青年作者請魯迅修改文稿，他都是極其耐心地逐段逐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館現在还保存着經過魯迅改过的不少青年作家原稿。为了鼓勵青年寫作，他还給很多青年的著作寫了序。魯迅一生是用的自己的心血哺育着青年作者，中國很多作家就是在魯迅直接關懷下成長起來的。

讓我們在魯迅的文稿中尋求这种寶貴的教益吧！

目錄

- 一、魯迅自傳  
作於一九三五年  
見『集外集』
- 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作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見『朝花夕拾』
- 三、藤野先生  
作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見『朝花夕拾』
- 四、眉間尺  
作於一九二六年十月  
見『故事新編』
- 五、『自選集』自序  
作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見『南腔北調集』
- 六、祝中俄文字之交  
作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見『南腔北調集』
- 七、為了忘却的記念  
作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  
見『南腔北調集』
- 八、門外文談  
作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  
見『且介亭雜文』
- 九、中國語文的新生  
作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見『且介亭雜文』
- 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作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見『且介亭雜文』
- 十一、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作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見『且介亭雜文』
- 十二、不應該那麼寫  
作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
- 十三、什麼是『諷刺』？  
作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
- 十四、『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作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
- 十五、白莽作『孩兒塔』序  
作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 十六、死  
作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姓周的一个大官来。

鲁迅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又说是秀才，母亲姓周，即工人。她自幼到杭州  
看文子作画的程度。家重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后，已经罄尽。这口我大约  
十三岁。但在这时读了三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钱，就不得不到用苦力的学校，于是到杭州，住了半年，后来又去日本留学。不久，  
在横滨，我在那儿上了船面了。走出，不久上了横滨早稻田，在那儿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

但我又变计，以去留学，去了两年。又变计，要上中文了。于是后来去北京，去北京，去北京，  
论文，设在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杭州，杭州，杭州，在杭州上着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多住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在杭州

中国小说史略一卷。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舊事重提之六——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孫子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sup>葉</sup>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sup>雲雀</sup>忽然從草<sup>叢</sup>裏直

竄向天空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sup>一帶</sup>，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

裏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墻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

<sup>倘若</sup>用手拍按住牠的<sup>背</sup>，便會<sup>拍</sup>的一聲，從後<sup>殼</sup>噴出一股煙霧。竹節鳥

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竹筍烏有攏腫的根。有

人說，竹筍烏的根是有像人形的。（實了便言其狀也）我常拔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覺因

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搗到

覆盆子之像  
**珊瑚珠**橫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此草根好得遠。

長的草裏已不去了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去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所有一個修道人住在古廟裏用功，

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

見一個美女的陰容在牆上，向他一笑，便去了。他很高興，但給那去未夜談

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陰上有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

蛇身的怪物，怪喚人名，倘答應，夜間便要來索肉。（這人的）他自然得要比，

而那老和尚却送他魚肝，給他一個小盒子，說要放在枕邊，便了高枕而

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sup>得</sup>的一聲，這全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全走也就飛回來，鑽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們吸蛇的腦，美女蛇就被牠們<sup>就</sup>吸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sup>物</sup>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便我<sup>覺得做人之途</sup>，夏夜乘涼，<sup>往往有生</sup>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

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sup>草</sup>草旁邊時，也帶

帶<sup>樣</sup>這想。但直到現在<sup>想</sup>還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是<sup>自然</sup>常有的，<sup>然</sup>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乏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

形印在雪上)和聖雪羅漢需人們擊噴，這是老圈，人疏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片的雪，是不行的，必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場同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個木支起一面大的竹師來，下面撒些糞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他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師下時，將繩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翅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國土的人教傳授的方法，我不大能用。明一兒牠們進去了，

跑去看看，却沒有，甚了幸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國土的又

款是半大，便能捕獲一隻，裝在紙袋裏叫着撞着的。我問牠係

由，牠靜，比天這：似不性急，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去了，這道是全城中

稱為最嚴厲的書院。也許是因為拔竹首鳥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為將磚

路地

砌回壁的石家罷，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下來罷……都無從知道。

總而言之，我仍不放棄到百草園了。Ah，我的蟋蟀們，Ah，我的

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sup>上</sup>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偏里曲的

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額道：三味書<sup>居</sup>，偏下是一幅畫，

古樹下。

畫着一隻很大的梅花鹿伏在<sup>樹</sup>下，沒有几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

禮。<sup>才一次</sup>再是拜几子，才二次，于是拜先生。

才二次行禮時，先生<sup>便</sup>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

都花白了，戴看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sup>就</sup>聽<sup>到</sup>他是本城中極

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開博，他認識一種鳥，名曰，怪哉，它氣  
而化，用酒一浸，就消釋了。我很想仔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卡口是不知道的。  
因為她不開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  
鳥，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息時要這下來的時

候，趕忙  
問。

「不知道！」他們手很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後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開博的  
宿儒，決不至于不知道，阿博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年紀比我大的人，往  
如此，我還見過好幾回了。

我初也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  
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以上字去，從

三言到之言，终于到七言。

爬上花壇去新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但在那裏也可以爬蠟梅花，在地上或桂

花樹上弄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比沒有聲音。然而

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就可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信與人，但是平常

用，也有系統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着眼睛，大聲道——

「讀書！」

我及仁新 仁三笑

于是大家改用喉嚨讀一傳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的，

有念「笑人齒缺曰狗彘大罔的」，有念「上九階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上上

錫厥秀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依便下去，靜

下去了，只有他還用<sup>大琴</sup>朗誦着——

鐵如意，指揮調僮，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sup>噫</sup>，千杯未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從到這里，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sup>振着</sup>仰起，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那一個使用紙糊的盞甲盞

在枱頭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荆川派」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

個個描下來，像習字<sup>時候</sup>的<sup>時候</sup>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

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最<sup>成片</sup>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

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是開<sup>的父親</sup>

錫箔店的，現在<sup>聽說自己已經做了</sup>店裏，而且<sup>快書</sup>擺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有了家。

(九月十八日。)



藤野

先生

專選

——舊事重提之九——

東京也並非是這樣。山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

花下但也終不<sup>水聲</sup>清，岸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生生刺帽的頂上高

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冷下帽來，油亮丁繼亮

如小姑娘的~~髮~~<sup>髮</sup>，還要將辮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做的門房裏有幾本書，有時送值沿去一轉，倘<sup>在</sup>上

午裏面的幾間房也這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地板便響，免要咚咚地響<sup>有</sup>

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sup>轉</sup>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